

国家 与市场

杨祖功 田春生 莫伟 著

JIA YU SHI CHANG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家与市场

D325/23

杨祖功

田春生

莫伟

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馆藏书

76788

F20/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与市场/杨祖功等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6

ISBN 7 - 80149 - 163 - 7

I. 国… II. 杨… III. 国民经济计划 - 计划调节 - 关系 - 市场 - 研究 - 中国 IV. F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9599 号

国家与市场



著 者: 杨祖功 田春生 莫 伟

责任编辑: 陈冬村

责任校对: 刘玉萍 同 文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2.25

字 数: 307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3000

ISBN 7 - 80149 - 163 - 7/F·046

定价: 21.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本书从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跨学科的角度，在长期积累的科研工作知识和实践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分析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深入阐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国家职能的新的发展变化，着重探讨了“政府干预”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在理论上富有创意，在实践中有针对性。

——裘元伦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

本书是在作者多年研究西方主要国家的国家干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概括完成的。本书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有材料有观点；对当前国际学术界中新出现的调节理论做了深入分析和介绍以及实事求是的评介，指出了其理论上的不足。其论述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思路和角度也颇为新颖，在国内尚不多见。

——胡有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前 言

国家这个概念具有严格的科学含义。西方文字可以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国家的各种含义，如地理含义的国家（Country）、民族含义的国家（Nation）和政治含义的国家（State）。各个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不同，对国家的理解不尽一致，有不同的国家观念。例如，法国由于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自拿破仑以来，国家观念中的政治含义便十分明确，并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共识。美国人则往往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经常用政府来代替国家。我国传统的国家观念一般限于疆土范畴和中央政府，含义也比较狭窄。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新的国体和政体，从宪法上把国家同政府区别开来了。但是，我们在谈到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的时候，或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时，往往又忽视了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把国家等同于社会，又过于宽泛了。本书的重点是研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里讲的国家，主要是指作为权力机构和上层建筑的国家（这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相一致的），并着重探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

市场观念也很广泛，既包括市场的各种具体形式，也具有抽象的市场含义。具体的市场形式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等；有超级市场、批发市场、拍卖市场等；也有竞争性市场、垄断性市场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在现实

中对市场的各种分类,还在不断发展。市场的抽象含义是泛指一切交换关系,包括商品、劳动、货币、服务等内容。近年来,有些西方媒体或学者还把政治市场化了,即把政治生活中的斗争和角逐引申为“政治市场”,提出“思想市场”、“政策市场”等观念。他们试图把市场观念和对市场的分析方法运用到政治生活中,研讨“政治资源”(政治权力)的配置和再分配等问题。

市场经济制度则反映了各种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和现实中,有各种各样的市场制度,不应把市场经济制度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简单地混为一谈。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也不等于社会主义。既可以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可以有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或程度不同的混合经济制度。诚然,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是历史事实。但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前就已存在市场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共命运的,即使将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终结”了,市场经济也不会随之消失。今后的市场经济的历史命运如何,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但至少,如果没有人为的因素,市场经济本身是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自动消亡的。

本书不准备对各种市场的组织形式或运作方式做具体剖析和介绍,而是着重分析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并深入研究国家在市场体系中的职能和作用,以及国家与市场体系的互动关系。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争论很久的理论问题,争论最早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15世纪末。围绕国家观念和市场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从重农学派与重商学派,到古典经济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各种学派之间曾有过激烈争论。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经济或调节经济之争一直没有间断。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理论分歧。

实际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伴随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首先应该指出，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应该说，市场和市场经济制度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一种最自然、最直接和最经济的工具。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人类社会的有机体中，特别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种秩序。一种是自然秩序，另一种是社会秩序。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是两种不同的秩序，但这两种秩序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对应的。人类社会中的经济生活也有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两种形式。前者是指各种经济因素的内在联系，如价值规律等，是由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后者是指基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法规，也包括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等。市场是一种自然秩序，也是一种社会秩序。市场经济的发展既有自发的因素，也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完全是自发的、无序的。国家作为最高的政治权力机构，一直对市场经济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控制和调节。任何国家都要强制地利用公共权力，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干预，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一点是共同的。只是在不同政治体制下和不同历史时期中，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调节方式和手段，出现了不同的理论模式或政策主张。

在资本主义诞生以前，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国家都已经控制了大量为宫廷和国家军队服务的制造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竞争性资本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等国开始建立“自由企业制度”，逐步形成了现代市场体系。正是在这个时候，古典经济学派理论家亚当·斯密提出了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的理想模式。他认为，政府的职能是保护所有权、特别是财产所有权，国家的职能只能

限于“守夜人式的政府”。政府自己不能是所有者，而只能是社会仲裁人。这种理论产生于现代市场体系形成的初期，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并且在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也对经济进行干预，对市场从来没有完全地“自由放任”过。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保证经济互动作用的良性循环，国家必须根据各个行为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制定各种法律和规则，调节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以及不同群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本世纪3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遭到失败，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理论也受到质疑。在美国和西欧国家中，出现了“福特主义”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等著作，澄清了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并对当时的新古典主义论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凯恩斯以后，又有不少理论家试图从失业的宏观经济形式中找到理性的微观经济基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以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在西方国家中占了上风。社会保障制度普遍建立。国家调节机制也在不断扩充和健全。

但到了70年代初，由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迸发，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滞涨”的严重局面。“福特主义”生产和分配模式失去了原来的作用，凯恩斯主义政策似乎也失灵了。由于国家财政困难，“福利国家”难以为继，原来的宏观经济模式的微观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宏观经济上讲，人们最关心的不只是失业现象，而是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两个问题。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共识破裂了。凯恩斯主义理论最终也由于引起通货膨胀、国家收支失衡和生产力萎缩而失败了。不少国家开始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对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严厉的批判和修正。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被认为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障碍，已不能适应新的地

缘政治环境。新自由主义重新抬头。与此同时，“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也被“丰田主义”或“后福特主义”方式所取代。

80年代初，西方许多保守派政党上台执政，“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在多数国家中得势。他们重新强调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主张减少国家对劳动市场、金融市场、特别是公共采购市场的干预。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国实行“劫贫济富”政策，大削大砍税率；英国实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私营化”运动。法国的左翼政府在实行了一段扩大就业、增加最低工资等带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扩张政策遭到失败后也转而执行紧缩政策。“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经济理论在批判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许多国家盛行一时。80年代是批判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时代，也是对国家的作用进行新的探索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舆论上叫得很响，影响很大，但在实践上，各国政府并没有真正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国家实行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严厉政策或放松政策，都是在干预经济，只是重点不同、手段不同而已。美国的战后经济，是依据了“新政时期”的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依靠政府的干涉来“纠正”市场的失效。实际上，50年代和60年代诞生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实际上起着核心的作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正如罗杰·斯通注意到的，“就像美国肯尼迪时代的经济政策一样，世界银行的早期模式常常被描述为‘新凯恩斯’模式，以昭示它在自由经济的背景下重视政府进行计划并创造就业机会的做法”。^①正是在里根政

^① 罗杰·斯通：《发展的性质：寻求热带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报告》，第37页，纽约，阿尔佛来德·诺普夫出版社，1992。（Roger Stone, *The Nature of Development: A Report form the Rural Tropics on the Quest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2.）

府时期，美国的军事支出每年达到 2500 亿美元，公共赤字达到了国内总产值的 5~6%。有些国家的政府放松了某些干预，但又增加了新的干预，如在新科技领域和地区开发领域。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组织在提倡自由贸易和进行多边谈判的同时，也不排斥与许多国家就“自动限制”出口和实行配额制进行谈判或签订协议。

到了 90 年代初，从美国开始并波及整个西欧的经济衰退促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提出疑问。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交易成本日益增长，许多国家出现了结构性失业居高不下的严重局面。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下降，在某些领域里甚至失去效力。市场经济制度固有的矛盾和各种弊端进一步暴露出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拉丁美洲、亚洲、俄罗斯相继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和货币危机。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建立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更为根本的是，各国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如伴随凯恩斯时代的传统失业，又出现了持续的结构性失业、社会保障支出日益扩大、贸易全球化、资本流动加快和不时出现的金融危机，等等。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要求巨大的科技成本和社会成本，要求打破原来的决策框架。从经济理论上讲，原来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已经有了巨大变化。现代社会分层也日益复杂。这些变化促使人们开始重新考虑或重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试图改革或寻找新的国家调节方式。这个趋势在发达国家中是相当普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受到了某种批评和抵制，出现了一些主张“内生增长”的新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调节学派”等。新古典经济学派等虽然不太赞成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但他们承认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在提高经济增长率中的作用。他们批评传统经济政策的副作用，但并不否认经济政策本身。他们主张对经济政策做

出新的定义，强调信息和经济当事人掌握信息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政策不仅是公共权力机构调节经济的一种决定，而且是国家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一套博弈规则，带有合同性质，信誉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国家不能独自进行决策，还要联合其他伙伴，组成一个带有合作性质的、而不是等级制的协调机制，应该建立一套包括区域的、国际的协调机制。他们强调经济增长不仅同科学技术进步有关，而且同所有权体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制度创新有直接联系。他们承认，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而是相对有效的制度安排，但他们同时强调国家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提高经济增长率方面也有重要作用。他们拒绝传统的凯恩斯理论、特别是扩张性经济政策，但同时坚持认为，国家调节仍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提出，旧的社会经济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正在慢慢死去。当今世界面临着极端的困难，要求每个国家都要转换传统的社会观念和经济逻辑。他们主张，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国家调节的作用。

世界上不同国家由于存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或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往往有不同的政治文化。有的极力推崇和盲目崇拜市场的自由竞争，如英国、美国；有的重义轻利，蔑视市场和价值的作用，如实行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苏联、中国等；也有介乎这两者之间的，如西北欧某些国家。其中有些传统观念及其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但近些年来，在经济区域化、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冲击下，许多传统观念已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雇佣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在许多国家中，国家观念或国家利益观念一般来讲还是很强的，但对国家的职能和作用的想法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传统观念受到质疑和挑战。主要是由于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现象，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国际网络。国家把一部分权

力让渡给区域性经济集团和下放给地方了。许多人认为，国家的作用已被削弱，国家调节必须相应地转换方式。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有人提出，所谓“全球化”给市场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应该加强民族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内部，对资本主义模式本身也提出了质疑，出现了“两种资本主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和“莱茵模式”的资本主义）之争。有人重新提出了“欧洲社会模式”、“社会福特主义”和“工薪阶层共和制”等种主张。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除了在理论界和学术界仍然存在不同理论和政策之争以外，社会价值观念和公众舆论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根据1997年底的一项民意调查，在有关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多数人同意，不能只偏好一面，应该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建立新的平衡点。同意这种观点的人在美国占92%，在德国占90%，在意大利占77%，在英国占76%，在西班牙占67%，在法国占63%。与此相对应，公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对利润、对全球化等问题的看法，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由于各国情况不同，赞同“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人所占比重，在美国和法国竟相差一倍。^①

① 根据这项民意调查，对追求利润的看法，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美国为93%：5%，西班牙为83%：8%，意大利为83%：14%，英国为79%：20%，德国为69%：30%，法国为61%：36%；对经济全球化的看法，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美国为56%：38%，意大利为51%：40%，英国为51%：45%，德国为48%：51%，西班牙为43%：22%，法国为26%：68%；对股市的看法，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美国为74%：23%，意大利为70%：25%，德国为63%：34%，英国为54%：44%，西班牙为50%：23%，法国为48%：48%；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美国为64%：31%，德国为48%：50%，意大利为43%：52%，英国为36%：59%，西班牙为36%：44%，法国为31%：68%。

资料来源：法国《扩展杂志》，1997年12月4~17日，第101页。

二

国家和市场都有它们存在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必要性，也都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或消极的后果。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涉及到许多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有直接关系。因此，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现实经济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确立和保障个人的财产所有权和自由权利为基础的，它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个人权利的自主交易：在自利心的驱动下，经济主体通过自由竞争去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经济促进了自由竞争，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说，这也是一切市场经济的共性之一。但市场经济不是十全十美的，更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会造成、并且已经造成许多负面的效应。诸如，在经济领域里形成过分的资本集中和垄断、经济结构的畸形、外在的不经济、社会分配不公、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等；在社会领域中，造成结构性失业、社会不平等、社会裂痕扩大、阶级分化等。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带来的这些副作用，靠市场经济本身是无法解决和消除的。因此，在看到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基本作用、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对于市场经济的缺欠和恶果，也不能视而不见、掉以轻心。

国家作为最高权力机构，要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服务。国家是建立在强制实施公共权力的基础之上、并以公共政策的选择为前提的，它必然要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国家调节不受市场经济中通行的利润原则和自由竞争法则的支配，而受国家权力结构和国家利益的制约。由于国家的性质不同和执政党的政策不同，国家调节的方向和方式有很大差别。针对不同情况，侧重点不一样。有所谓“扩张”和“紧缩”之别，也

有“劫贫济富”和“劫富济贫”之分。但近年来，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执政，它们都注意针对本国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需要，联系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周边国家的情况，采取对应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不完全拘泥于意识形态，出现了某种“趋同”现象。但“趋同”或“趋近”现象并不意味着不同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别已经消失，否则，他们就无法争取不同选民阶层的支持了。国家调节包括经济、行政、法律等各种手段，但一般以经济手段为主。当然，国家干预经济也同样存在许多弊端，诸如高成本、低效率、经济缺乏活力、短缺经济、巨额财政赤字、权力过分集中、收入和权力分配不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等。国家干预不当，已经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中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副作用。因此，近年来在许多国家中出现了要求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或改革国家干预的强烈呼声。国家应该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控制和调节。国家调节机制必须不断改善，努力消除国家干预带来的弊端。社会主义国家则要特别注意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

目前，在各国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中，围绕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仍然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和学术派别，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政策。在发达国家中或发展中国家中，执政党不同，采取的立场和政策不尽一致。一般来讲，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保守党政府和新自由主义派别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尽可能减少国家的干预和调节；左翼执政党和左翼学者则强调国家的作用，强调市场经济离不开国家的调节。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强调通过国家干预，调整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但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政府在选择和制定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时，一般都十分注意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完全否认市场作用或无视国家作用的理论和主张，几乎已不复存

在。实际上，国家和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持社会再生产方面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两者的作用不同，但缺一不可。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调节机制，它们是对立统一、互为补充的关系。现在看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关键是如何发挥国家和市场各自不可取代的作用，同时抑制它们的副作用和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国家应该制定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市场要不断建立完善的竞争机制。要不断调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和市场之间保持平衡和不断建立新的平衡。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对于正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如何看待和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中国国内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中国在照搬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期间，取消了大部分市场，完全排斥市场经济观念和商品经济观念，甚至把乡村集市也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经过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逐步认识到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在理论界和社会舆论中逐渐得到共识。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应保存、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并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① 同时人们看到，资本

① 顺便指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理解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对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分类可以有不同标准，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分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等。本书认为，既然在不同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应该有其共性也有个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在不同社会形态和地区的一种类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种理解是首先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分，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市场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与计划型的社会主义经济相对而言的。我国翻译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译成外文时往往按第二种理解，值得商榷。

主义经济也不完全是自发的市场经济，它同样存在着经济计划，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了广泛的干预和调节。但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有些人盲目崇拜市场逻辑，以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完美无缺的，市场调节是万能的。只要建立和完善了市场机制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包括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把不应该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也推给市场。他们忽视了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固有矛盾和弊端，放弃或试图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各种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出现了各种无序现象和混乱情况。特别是通货膨胀一度十分严重，失业现象急剧增加，地区差别、贫富差别拉大。有人于是又失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主张恢复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全部和大部控制和调配手段，甚至复活旧的计划经济体制。

对国家和市场有全面的认识，对国家和市场都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市场这两者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之一，就是通过确立必要的法律制度，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和适当的国家调节机制，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协调好了，也将有利于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有利于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三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内容包括国家职能、公共权力、公共领域、公法和私法、市场机制、宏观经济政策、微观经济政策、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体制等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这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项目，需要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史学不同角